

## 七塔寺溥常法師與華嚴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編審

黃夏年

浙江寧波七塔寺是寧波地區四大寺院之一,至今已有 1000 餘年的歷史。民國期間,該寺住持溥常曾主持七塔寺,致力於七塔寺佛教教育事業,創辦七塔報恩佛學院,續修七塔寺宗譜,撰寫《七塔寺志》等教育文化活動,取得成就。溥常法師出家後親近過諸多著名大師,佛學素養深厚,又屢次出國考察,講經說法,廣留世名。本文介紹溥常法師與華嚴學的因緣和他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供讀者瞭解。

### 一、溥常法師生平簡介



釋溥常長老,法名宏鉢,別字夢忍行者,湖南湘鄉人。同治五年(1866)8月21日生。俗姓曹,父森蔚公,飽學外典,崇尚仁義禮智儒家之學。母親羅氏,賢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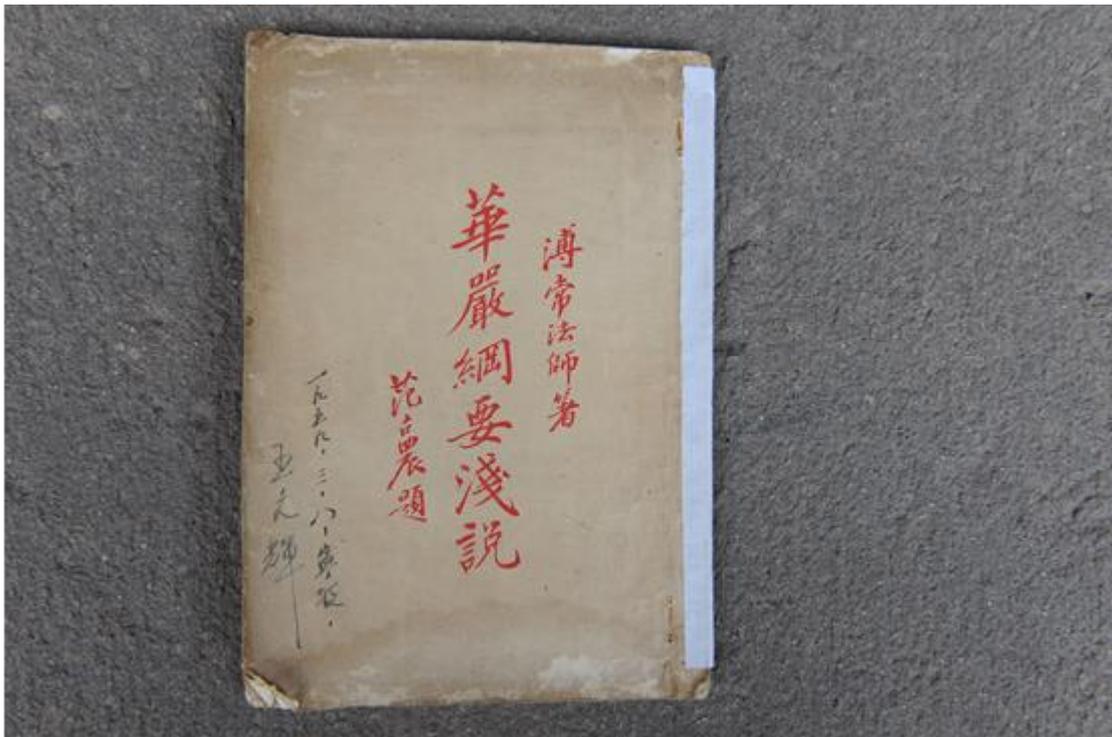
端莊，相夫教子，闔裡親近。溥常聰明伶俐，有“神童”之稱。15 歲時患眼疾，許願觀音像前，虔誠禮佛，吃齋茹素，夢見葷腥，醒來驚覺悔恨，佛種植入心田。17 歲隨父親參加童子試，因人做假，名落孫山。光緒十二年(1886)溥常到福建從軍，戰事既無，閑來翻佛書，脫除軍服，進入佛門。光緒十八年(1892) 27 歲的溥常投閩懸慶城寺禮慶權和尚披剃。翌年在湧泉寺妙蓮律師座下受具足戒。出家後，溥常傾心淨土，崇拜明代四大高僧之一雲棲株宏。他努力鑽研《雲棲法匯》，念佛不綴。既深感修行不夠，遂四處尋訪善知識，參謁東南名刹。光緒二十八年(1902)溥常到南京赤山親炙當代禪門宗匠法忍老人，學習永明延壽《禪淨四料簡》，後至陝西西安終南山，結茅禮佛。在大興善寺坐香打七。又遍歷香山、五臺山，再到北京，然後南下江甯，返回南京。光緒三十年(1904)，溥常法師擔任金陵毗盧寺監院，主持坐香、傳戒、講經等活動。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與同學月霞法師、留學生桂伯華，往日本講經，考察各國宗教異同。回國後，應天童寄禪長老、天臺諦閑講主及江甯李梅庵方伯之邀請，留閱藏經。民國初年又受虛雲和尚之邀前往雲南講經辦學，在雲南住五、六年，創辦僧學校與演說團，成立佛教滇藏支部；在大理觀音寺、昆明筇竹寺，舉辦傳戒活動，影響很好。1918 年溥常接受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本忠和尚邀請，到南洋諸島講經考察，回國時取道緬甸，瞻仰了著名仰光大金塔。同年溥常法師回到七塔寺，一心清修 6 年。之後又至日本講經弘法，後返回七塔寺。1928 年溥常法師創辦七塔報恩佛學院，培養僧才。1932 年溥常法師扶杖回湖南家鄉，到南嶽衡山，參師訪道，朝拜聖跡。1933 年七塔寺僧眾推舉溥常法師為七塔主席，在任期間做了修宗譜、撰寺志、辦院刊三件大事。1936 年溥常法師住持三年期滿退院，到庾山退居寮，其卒年已無考。生前有法徒攸久等 13 人，剃度徒淳清等 8 人。民國著名高僧諦閑法師曾給溥常法師“立照”曰：

其形如獅，其行可師。傍人淺識，唯我深知。性海絕纖，泯中泯邊。一念寂照，萬象森然。真見無見，隨緣不便。南北兩都，幾乎踏遍。腳跟到處，因緣會集。宏法毗盧，請他主席。傳人光復，清主遜國。一舉萬程，遠弛異域。滇南日本，南洋群島。兩岸中流，無非妙道。十餘年來，佐理報恩。提倡學院，光彩山門。主講華嚴，提綱淺說。廣遠流通，後昆受益。噫，梅若不經徹骨寒，何得有此好消息。<sup>①</sup>

<sup>①</sup>《溥常法師照題辭》，《諦閑大師語錄》，第 386—387 頁，上海佛學書局 1995 年版。

## 二、《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的創作因緣

諦閑法師對溥常的華嚴成就給予了很高評價。他說溥常：“主講華嚴，提綱淺說。廣遠流通，後昆受益。”這是溥常法師留給後人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因為他在七塔報恩佛學院講過三年《華嚴經》，同時還撰寫了《華嚴綱要淺說》一書。



《華嚴綱要淺說》全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是溥常法師華嚴學代表作。溥常法師自敘：

大矣哉，華嚴一乘教海，具德圓融，諸經之通體，諸法之依，一切眾生迷悟，本一切諸佛所證窮，諸菩薩行，自此出生，故我毗盧遮那如來，最初為法身大士所說，《十地經論》雲：一時婆伽婆，成道未久，第二七日也。末世業障凡夫，居於五濁噁心世，雖清涼雲：見聞成種，恍若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者，示參等同學二十余人，相集而言曰：來此報恩佛學院，三年期限將滿，華嚴大經，愧未深入堂奧，請求重說。發揮法要，既承傳之於口，更勞筆之於書。餘曰：否。如來於一微塵，破大千經卷，賢首一家教觀，諸祖造論著疏。闡揚淨盡，無有過上者，況釋迦掩室于室

羅，淨名杜口於毗耶，無言之言，了了更暢，何煩贅述。簽曰：時值末法，眾生根鈍，常面錯過。華嚴海藏，文義幽深，卷帙浩繁，汗漫難究，心領神會，甚不易易。餘乃緩頰曰：唯素性疏懶，不喜弄筆，愧恨年老六五，作文又拙。枯腸搜盡，不能滾滾而來，雖登華座演講，如同轉讀，僅具信樂。今不得已，處於牽強，不顧鄙陋，勉其所請。略簡綱要而淺說之，稽首光明遍照尊。蓮華藏海性圓融，普賢文殊冥加護。願沾一滴蒙童。天臺雲，聞首經題，功德無量，此大方廣華嚴經，以人法喻三具足為名，即一體三寶也。大方廣是法寶，佛是佛寶，華嚴是僧寶。大則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方則極滄溟之可飲，法門無盡，廣則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佛則離能覺所覺，萬法洞明。華則芬披萬行，榮耀眾德。嚴則圓此行德，飾彼十身。經則貫穿文句，以成玄妙。如是舉題，即攝會經。毗廬遮那如來，現圓滿報身，放光加被，諸大菩薩，承佛威力，說此一真法界，圓融行布法門，清涼國師將三十九品經文，以四分五周，七處九會，剖解義蘊，即所謂以聖教為明鏡，照見自心，以自心為智燈，照經幽旨也。<sup>①</sup>

溥常法師解說了此書系因報恩佛學院的同學三年期滿離別而請老院長所作。他發揮了唐代清涼澄觀思路，將《華嚴經疏鈔》的四會——信解行證；五周——證人因果周、成行因果周、平等因果周、差別因果周、所信因果周，以及九會和品目之體系，再撮要對證，互為增益，並且撰成是書，留給學僧。他對《華嚴經》下了不少功夫，從本書中可看出。

此書於 1931 年由上海佛學書局出版，由范古農居士（時為佛學書局總經理）為本書題寫書名並作序，云：

近世學者，根機淺薄。對此大經（引者按指《華嚴經》），不易卒讀。寧波報恩佛學院溥常老法師既以大經教授學子，復以每品經文約舉大義，編成講義，名曰“綱要淺說”，令學者立信解之基，其深得我佛教化眾生之心乎？書成，囑上海佛學書局印行，而索序于餘。余因疾稽遲，出版期近，倉促握管，言不成文。民國二十年五月。<sup>②</sup>

<sup>①</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第 1-2 頁，上海佛學書局，1936 年 5 月版。

<sup>②</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范古農序，上海佛學書局，1936 年 5 月版。

范古農居士交待了此書出版緣起，為溥常法師“立照”的諦閑老法師也為此書作過序，其云：

釋此經者（（引者按指《華嚴經》），唯二大老，一棗柏李長子之《合論》。二清涼觀國師之《疏鈔》。《疏鈔》意極精微，沖深包博。《合論》得盡大體，直截根源。其文雖明顯，而出顯為難，意實幽玄。而通玄不易，自菲深詣圓極。久淹經文者，無繇措手，今溥常法師，運大悲心，伸妙手眼，其始也繪圖，揭示全經品卷，說明七處九會，四分五周，瞭若指掌。其次也提綱，節略經文疏義，稱性發揮，明如日星，俾彼聞者，芟一丸而具聞眾氣，嘗一指而全鼎皆知，類天池之一滴，味具百川，猶帝網之千珠，光含眾影，意甚明而斑斑可考，言雖簡而處處指歸，為憐三尺女，不惜兩莖眉，真乃血筆肝文，婆心熱語已也。而又殷勤征序，予何敢以不文辭，爰述之以為樂法者勸。佛生二千九百五十八年歲在庚午，彌陀聖誕後二日四明觀宗寺卓三諦閑述於退隱之密藏居。<sup>①</sup>

諦閑老法師交待了此書創作因緣及書之卷目，鄉紳羅傑則序出了此書精彩之處：

溥常法師智悲淵廣，行解圓證，寢饋功深，由賅返約。徇高足沙門之請，撰綱要淺說，索序于餘。受而讀之，其書移圖冠首。分周處會，若網在綱，經文義疏，撮並大要。分析顯豁，重重華藏。約為生佛心源，賢聖智身，各顯度人神變。論漸則曆階五位，述頓則立證菩提。洵初學之明燈，暗室之朗月也。是經顯密圓整，途開頓漸，何以征之？……<sup>②</sup>

由眾人序可知，此書是近代佛教界裡一本言簡意賅、框架分明的《華嚴經》之提綱挈領的著作，對瞭解《華嚴經》大旨有入門之功矣。

### 三、《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與禪淨思想

《華嚴綱要淺說》貫通華嚴，擇其重點，唯有闡發。溥常法師學通內外，儒釋道皆得，禪淨雙修，融匯諸宗。他說法隨手拈來，釋經孔老均可論道。他認為：

<sup>①</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諦閑序，上海佛學書局，1936年5月版。

<sup>②</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吳杰序，上海佛學書局，1936年5月版。

凡此諸華嚴行者，當務企及，庶不負先聖垂教引發之深也。一部《華嚴經》，“總而論之，前三十八品，自眾集標宗，舉果勸信，以曆五位，證二覺。而卒於離世間品，同塵不染，始自凡夫，終至成佛，乃修行證果之真範。最後一品，本末圓該，深固幽遠，如來入定放光，真常獨露。十方新眾來集，默契如如，廓爾忘緣，德用無涯，為一經之統要。及善財南遊，跡示實行，依前法體以重明，前則詮示法門，此欲體而行之，體之之要，在於默得。不涉言詮，如諸知識，多見於動容之間。十住德雲比丘，于別山徐步經行，以示寂用不二。十行善見比丘，于林中經行，以示妙行無住。……無盡事相，從微至著，皆欲默體，不涉言詮。就中有言，特緒餘耳。蓋言可詮道，終不能盡道，故孔氏云：言不盡意，立象之以盡之，而祖師門下，猶以為未也。撥去名言色相，而獨得於拈槌舉拂之際，恰似良馬見鞭影而走，當時臨濟遭黃檗三頓痛棒，至今兒孫遍天下，即此可以想見矣。末法六和僧伽，立志向道，求其真參實悟，須於五十三知識法門，刻苦研究，親歷其聖境焉而後可。”<sup>①</sup>

這是舉維摩詰居士默言之事例，說明曆五位元，終二覺，至成佛之境界。融華嚴法界與臨濟宗的頓悟法門，語言色相，皆為虛妄，故“默契如如，廓爾忘緣，德用無涯，為一經之統要”。又與孔子不盡意說相配，其目的就是要人去掉名言色相，提醒出家人要去真參實悟，不要做表面功夫。

華嚴經的《普賢行願品》是普賢菩薩根本大願之表現，普賢菩薩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之願力，激勵佛教徒們努力奮鬥，恒順眾生。溥常法師對《普賢行願品》非常讚歎，認為：“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由唐貞元年間般若三藏譯成，入法界品四十卷中之最後一卷，為華嚴之關鍵，特附於八十卷之末。”<sup>②</sup>他對“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經名做了解說：

四域相傳云，普賢行願贊為略佛華嚴，大方廣佛華嚴為廣行願贊，以今合而觀之，理實然也。大等七字，照前解不思議解脫境界，即所入也。心言不及，為不思議。作用雖障為解脫，智造分域為境界。普賢行願即能入也。

<sup>①</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第 45-46 頁，上海佛學書局，1936 年 5 月版。

<sup>②</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第 47 頁，上海佛學書局，1936 年 5 月版。

德用善順為普賢，造修希求為行願。入之一字通能所，心智契合為入也。品類也，入等十六字，是此一類之義也。

“四域”者，即佛教所說的南瞻部洲，東毗提訶洲，西瞿陀尼洲，北拘盧洲之四大洲之佛教的世界。經云：

譬如大海有四熾然光明大寶。此四種寶悉能消竭大海無極之水。何等為四？一、名日藏光明大寶，二、名離潤光明大寶，三、名火珠光明大寶，四、名究竟無餘光明大寶。佛子！若大海中無此四寶，四域天下、金剛圍山乃至非想、非非想處皆悉漂沒。<sup>①</sup>

又說：“其佛世界，七寶合成，眾寶莊嚴；其土圓滿，離垢清淨，寶網羅覆，金剛圍山周匝圍遶。有十萬億那由他四域天下：或有天下清淨，眾生亦淨；或有天下不淨，眾生不淨；或有天下淨不淨雜，眾生亦雜；或有天下清淨，一切眾生，善根具足，無諸疾患。”<sup>②</sup>溥常法師指出了《普賢行願品》和《華嚴經》的關係，前者是全經的濃縮，後者是前者的擴展，這是從精神與實踐的層面來解說兩者之間的關係。從能所關係上講，“不思議解脫境界”是所入，有了障礙才要解脫，有了智慧才有不同境界，這些都由“心”所決定，心是難以名狀的，故曰“不思議”。“普賢行願即能入也”，能者是外在的表現，普賢菩薩有“佛德”之善，行願在修與求，這是踐行者，故精神與實踐的統一最後集中在一個“入”字，“心智契合”是最完美的結合。溥常法師通過解說經名與品名，將《華嚴》與《普賢行願品》作了精深闡述，指出了整部《華嚴經》說到底就是強調的精神與實踐統一之“入”的關係，主動與被動的“能所”關係，就是普賢菩薩內在與外在協調與適應，“不思議”是心靈層面最高境界，“佛德”則指導著宗教實踐。他又說：

此長行雲：十大願王，具足圓滿，一經耳聞，功德無量。若有深信受持，受持讀誦此願王者，住世無礙，如空中月出於雲翳，是人臨命終時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親見阿彌陀佛、文殊彌勒等，及十方來集諸菩薩、舍利弗等聲聞，並天龍八部諸世主等，大眾聞佛所說，

<sup>①</sup> 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三十五。

<sup>②</sup> 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五十二。

皆大歡喜，信受奉行。<sup>①</sup>

普賢菩薩是十大願王，為成就如來功德而廣修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恒順眾生，十者普皆回向之十種大願。溥常法師指出了十大願的功德不僅僅是耳聞之後即可得無量功德，更重要的是在於信仰持守，亦即奉行十大願，就可在命終時得阿彌陀佛、文殊彌勒等接引，往生西方世界。這是將傳統佛教的淨土思想與華嚴思想融合起來，庚續了華嚴圓融精神，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又指出：“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諸根敗壞，一切親屬威勞寶藏，無復隨從，惟有願王，不相舍離，于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親見阿彌陀佛、文殊、普賢、觀音、彌勒諸菩薩圍繞，其人自見坐蓮華中，蒙佛授記。得授記已，經無量劫，利益眾生，不久當坐菩提道場，成正覺，轉法輪，能令佛剎塵數眾生發菩提心，隨其根性，教化成熟，盡于未來際劫，廣能利樂含生。”<sup>②</sup>淨土有東方淨土、西方淨土以及華藏嚴淨土等等。東方藥師淨土，有日光、月光兩大上首菩薩和八位大菩薩相伴引導眾生進入淨土世界。西方阿彌陀淨土，以眾生之業法決定往生極樂。華嚴淨土以十大願王伴隨眾生，遠離穢惡，進入西方安養華藏世界。普賢願王不舍眾生，引導眾生剎那得入，眾生坐蓮花中，得佛授記，在菩提場中獲得正覺，轉大法輪，這是多麼美妙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進入了西方華嚴淨土的眾生，仍然在踐行普賢大願，發菩提心，于未來劫利樂含生，又是一件偉大事業。溥常法師特意將華嚴淨土與彌陀淨土作了比較，他說：

然是經專顯毗廬境界，云何必以極樂為歸宿。蓋阿彌陀一名無量光，毗廬遮那此翻光明遍照，同一體故。於一體中，非去來故，要亦不無去來者。《起信論》云：眾生初學是法信心怯弱，如來有勝力方便，專念阿彌陀佛，所修善根，皆回向發願往生，即得見佛不退。上根利智，了得自性彌陀，全顯唯心淨土，舉一法身，攝無不盡，故四種念佛，以寶相為究竟。然理雖頓悟，事須漸修，如華嚴教旨，十住初心，即同諸佛；五位進修，不無趣向；未臻妙覺，階次宛然；至於十地，始終不離念佛。此土行人，縱能伏惑發悟，未證無生，寧逃後有，不依佛力，功行難圓，必待回向樂邦，親蒙授記，淨諸余習，成滿願王。於是知此經以毗廬為導，以極樂為歸。

<sup>①</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第 47 頁，上海佛學書局，1936 年 5 月版。

<sup>②</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第 48 頁，上海佛學書局，1936 年 5 月版。

既覲彌勒，不離華藏，家珍具足，力用無邊。蓮池老人真為我末法縉流模範，專門提唱淨土老實念佛，加以華嚴教觀薰修，助發一乘智境。觀經云：上品上生，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即此意也。華嚴為諸經冠，稱普賢為法長子，以普賢行願功德力，尚且求生西方，親近彌陀，末世業障凡夫，可不深長思焉。我佛願行經劫海，證此難思解脫門。慶倖見聞充法喜，普度含靈報佛恩。以此功德皆回向，冤親平等體乾元。三途八難息痛苦，同登華藏禮慈尊。<sup>①</sup>

毗盧遮那大日如來的最高境界仍然體現在極樂淨土，這是學佛者的必然之路。極樂淨土本是阿彌陀信仰特點，溥常法師將華嚴淨土歸於極樂，這是從體上看，因為阿彌陀有無量光，毗盧遮那佛是光明遍照，兩者都有發光特點，所以它們應是一體的。既為一體，原本就是存在，沒有來去之別。修阿彌陀佛者，重在利養善根，依勝力方便，生不退心，得自性彌陀，顯唯心淨土，終極目的是與佛等齊。修華嚴淨土者，以十住階次，依勢修行，達於十地，與佛等同。溥常法師特別指出，不管是彌陀淨土還是華嚴淨土，都重在念佛一法，彌陀淨土的四種念佛與華嚴十地的一心念佛，都是成佛之階梯與所依。娑婆世界的眾生，只想去惑不去證生，不依靠佛的力量，功行不可能圓滿，但是念佛證成，還要依賴回向，加持眾生，最終完成普賢大願，這就是華嚴淨土為什麼如此看重普賢願力的原因，並在毗盧遮那佛導引下，回歸極樂淨土。毗盧遮那與彌勒菩薩有一樣的功力，都是得佛授記的未來佛，眾生見到彌勒就是華藏世界在心，是將佛教家珍攝藏於心，可以得到包括回向之力無窮力用。明代蓮池老人是提倡淨土的大家，他不僅要人老實念佛，還強調要用華嚴教觀薰修，以此來增強助力，早達一乘究竟境界。溥常法師最後強調，彌陀經典要人誦讀大乘經典，《華嚴經》是諸經之冠，兩者相通。普賢是華嚴淨土代表，發菩提心，求生西方，與阿彌陀親近，故學佛之人不可輕視普賢，行願王力，同登華藏世界。

溥常法師在《華嚴綱要淺說後序》說：

我佛如來說經有小大不思議解脫者，《淨名》也，《華嚴》也。此之解脫，既云大不可思議，即是非思量言議之所企及。所以清涼判此，乃圓教中之別教一乘，為事事無礙法界也矣。試觀海雲比丘，住海門十二年，以大海

<sup>①</sup> 《大方廣佛華嚴經綱要淺說》，第 48 頁，上海佛學書局，1936 年 5 月版。

為其境界，時彼海中蓮花座上如來，申右手摩頂，演說此普眼法門，受此讀頌，憶念觀察。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書寫此一品中一門。一門中一法，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不得少分，何況令盡。溥常述此《綱要淺說》，安敢於佛法大海中沾一滴，實迫于諸子食請，及近世潮流所趨向，歐風東漸，有唯心唯物之派別，以我毗盧如來成道，首說此經，性相圓融，廣大悉備，法界緣起理實因果不思議諸宗，堪為科學家之歸宿，始知大無畏神者，惟恐我佛陀一人。故作此引導火線而已。……<sup>①</sup>

溥常法師指出，《淨名》與《華嚴經》同為不可思議經典，唐代澄觀（清涼）判他們都是圓教中的一乘別教，屬於四法界中的事事無礙法界。不思議解脫境界，不能用思想和言語來表達，就像無邊大海，廣大悉備，不缺不失。溥常法師撰寫此書，一是受眾人之請，為大家寫書，將圓教普眼法門，提綱挈領述出普及世人。更重要的是，佛教面對近代中國社會和思想界的巨大變化，歐風東漸，西方觀念和價值觀、科學技術發展，已經引起中國人觀念的變化，就哲學而言，唯物與唯心之爭，始終是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爭論熱點，也影響了對佛教看法。這部書就是要從性相圓融角度來化解唯物和唯心的認識，以華嚴宗特有的法界緣起之圓融觀，說明理實因果不思議法門不僅可以超越科學，還可以給科學家找到歸宿。

#### 四、華嚴教育思想

1928年9月1日報恩佛學院創辦，溥常法師一直擔任主講兼院長。在《報恩佛學院章程》的第四“職員”條有：“一、本院設院長一人，主持全院事務。二、主講一人，商承院長，監理院中教務事宜。”<sup>②</sup>由是可見，溥常法師是佛學院主心骨，學院大小事情都由他一人負責。又在第五“課程”條規定：“本院課程以賢首、慈恩教義為主，其他科學哲學為輔。”“賢首”即華嚴異名，“慈恩”，即唯識異名，佛學院將華嚴教義列為主要課程，可見華嚴學在法師心目中的地位。溥常法師還在《報恩佛學院院刊序》中指出：“我佛釋迦世尊，釀以第一義諦示人。最初闡揚華嚴大教，小根聾啞，未堪所聞。經歷四時之淘汰，究竟法華會上，極暢本懷，開三乘之權，顯一實之道。”<sup>③</sup>這是溥常法師採用了華嚴宗判教觀，旨在說明報恩佛學院

<sup>①</sup> 《報恩佛學院院刊》，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編輯部。佛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版。寧波鈞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sup>②</sup> 《報恩佛學院院刊》，第1頁。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編輯部。佛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版。寧波鈞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sup>③</sup> 《報恩佛學院院刊》，第1頁。七塔報恩佛學院院刊編輯部。佛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

在教理方面的突出特點。華嚴或賢首判教，分為五教，即(1)小乘教（唯說眼、耳、鼻、舌、身、意六識為心），(2)大乘始教（說八識阿賴耶的，如《唯識論》），(3)大乘終教（說現象差別法不外乎真如的，如《大乘起信論》與攝論派等），(4)大乘頓教（進一步說妄心妄境俱空，僅一真心朗然，如《維摩詰經》等），(5)大乘圓教（更進一步說森羅萬象的差別現象，不外乎朗然一心的顯現，如《華嚴經》）。按華嚴宗的說法，佛教史經過小、始、終、頓，最後到華嚴圓教，所以溥常法師是按華嚴宗判教順序來闡明佛教史和理解佛教發展過程的。

在佛學院開學一周年紀念會上，溥常法師除了稱讚大家沐浴法水外，又強調：“對於華嚴大教，人人都能明瞭，個個都能講解，智並文殊，行齊普賢，這是多麼欣幸的事情啊！”<sup>①</sup>文殊主智，普賢主行，“智並文殊，行齊普賢”，這是佛教教育講的解行並進或學修一體，這種教育思想，直到現在仍為中國各地佛學院所提倡。他認為佛學院學生，“照這樣功無間斷的幹下去，那毗盧佛果的位子，還怕弄不到手嗎？”<sup>②</sup>在佛學院第四期放暑假會上，溥常法師又一次強調了佛學院宗旨和學習華嚴重要性。他說：“本院宗旨是以造就弘法利生的人材為宗旨，所定的課程，是以賢首宗為主體，兼授普通科學。……宣講《大方廣華嚴經》大部，已經有二年之久。現在正講〈入法界品〉四分中為依人證入成德分三分中為流通分的時候。每天在學中叫了幾個學員來複講，但都能現菩薩身，登蓮花師子之座。種智圓明，分燈傳燃，這都是在過去劫中就薰習了這種善根，所以承蒙毗盧遮那威神的加被，故能令法界眾生都能沾法雨的滋潤，而增長了善芽。有了這樣很深的知見，雖然得不到位後的普賢，但位前的普賢已了了無疑了。”<sup>③</sup>溥常法師一再強調華嚴教育在佛學院教育中重要性，不僅親自將一部數十萬字的華嚴大經講了二年還沒有講完，而且還要求學僧在課堂上複講，可見他已經摳得非常細了，遠不是一般佛學院僅作為概論性質課程，而是成為真正的主修課。按照他的這種講課方法，對學僧理解華嚴學肯定會有很大好處，最終會培養出“位後普賢”，也會“種智圓明，分燈傳燃”。

---

版。宁波钧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sup>①</sup> 《本院第一周年纪念溥常老法师训词》，《报恩佛学院院刊》，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编辑部。佛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版。宁波钧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sup>②</sup> 《本院第一周年纪念溥常老法师训词》，《报恩佛学院院刊》，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编辑部。佛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版。宁波钧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sup>③</sup> 《本院第一周年纪念溥常老法师训词》，《报恩佛学院院刊》，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编辑部。佛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版。宁波钧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五、實踐華嚴精神

溥常法師對華嚴學嫻熟，還體現在他的日常行事之中。他明顯地接受華嚴學說，並把華嚴學用於日常說法之中。

1935年農曆9月21日，七塔寺200余人分班站立，維那呼悅眾師，鳴引磬，迎請溥常和進禪堂。溥常舉香板云：<sup>①</sup>

般若如大火聚，觸之便燒，又如清涼地，四面皆可入。七塔禪堂，今日宏開般若洪爐，煅煉法界聖凡。正所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

惟願兩序大眾，同心努力豎精進幢，披辱忍鎧，舉起金剛王寶劍，一超直往菩提正路行將去！

《華嚴經》說：“以般若波羅密為母，方便善巧為父。”溥常法師上禪堂起香法語，用般若來作開場白，是說明佛教智慧博大精深，能度有情人。接觸佛法，了知般若，即得解脫，入清涼地，七塔寺作為選佛場，其“般若洪爐”必能將眾生有情度脫，“心空及第歸”，但是佛性自具，所以“一超直往菩提正路”，還要眾人豎精進幢，拭金剛王寶劍磨礪方得。

10月14日坐香之後即開始在禪堂，圍爐打坐，溥常貼單云：“十方高人聚會，不分人我彼此，同是一真法界。雖然如是，即今貼單，成為世諦流布，又作麼生道？《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sup>②</sup>貼畢復位。舉如意云：“恭喜兩序大眾，謹遵六和遺訓。奮發無畏精神，豁開頂門正眼。”<sup>③</sup>然後下座。佛教講眾生平等一如。華嚴宗認為，無二曰一，不妄曰真，交徹融攝，故曰法界。諸佛平等法身，從本以來，不生不滅，非空非有，離名離相，無內無外，唯一真實。不可思議，是名一真法界。世間相本來就存在，並不缺少，所以世界一切萬法都是常相，常顯世間。兩序大眾皆是平等之人，只要人人精進，都能“豁開頂門正眼”，得大智慧。溥常法師的華嚴學問達到了運用自如的境界。

## 六、時人的評價

溥常法師對華嚴的研究，在整個寧波地區影響很大。時人讚歎：“師能華嚴

<sup>①</sup> 《七塔寺志》，張秉全主編，1994年七塔寺出版。

<sup>②</sup> 《七塔寺志》，張秉全主編，1994年七塔寺出版。

<sup>③</sup> 《七塔寺志》，張秉全主編，1994年七塔寺出版。

玄旨，其釋精到，一時奉為圭臬。”如民國《七塔寺志》的編纂者陳廖士曾作詩曰：<sup>①</sup>

弘法來四明，駐錫到七塔。華嚴極微妙，寶如連城壁。  
九會說四分，奧窾盡宣歎。善我參法喜，招我飯香積。  
綿密人天消息通，誰能舍宅蠹禪宮。佛光照徹三千界，讚歎何須吾道東。  
偶攜二客證圓融，參到華嚴大乘雄。一寸心波光弈弈，真如便出客塵中。

檀護永嘉趙柏頤曰：<sup>②</sup>

性海心光處處融，宗風能暢辯能雄。千門萬戶從渠指，都在重重帝網中。  
自注“師通《華嚴》，常以十玄六相課門徒，博辯宏通，在南北法筵中，  
當為稀有事也。”

居士鄭伯煒(碧琅)曰：<sup>③</sup>

一顆心光萬炬融，妙翳蓮舌厭百夫雄。然省識闍黎面，宛在毗庐性海中。  
自注：“師能華嚴玄旨，其釋精到，一時奉為圭臬。”

溥常本人則和作趙柏頤詩曰：

華嚴法界盡圓融，參秀觀音道更雄。(明朝普陀觀音移此，名補陀寺。)  
深入一門能澈底，塵塵剝剝在其中。

1934年七塔寺崇壽橋拆毀，填寺前河造屋，溥常路過此，有感而發，作《吊崇壽橋並序》云：<sup>④</sup>

崇壽橋中意自閑，兩邊塔涌列仙班。河沟彈指成街道，獨对华嚴解笑顏。  
自注：“對面街名華嚴，餘於此寺講是經三年。”

<sup>①</sup> 《七塔寺志》，張秉全主編，1994年七塔寺出版。

<sup>②</sup> 《七塔寺志》，張秉全主編，1994年七塔寺出版。

<sup>③</sup> 《七塔寺志》，張秉全主編，1994年七塔寺出版。

<sup>④</sup> 《七塔寺志》，張秉全主編，1994年七塔寺出版。

## 七、結語

民國佛教是一個復興與燦爛時期，這時佛學風氣非常濃厚。中國佛教經歷隋唐盛世，宋代以後開始衰落，到了明清已經不再風光。進入民國，佛教界要求復興意識增強，但是對如何復興佛教，許多人都提出自己看法。例如太虛大師主張佛教要進行教理革命、教產革命和教制革命之三大革命。也有人提出，要想讓中國佛教重新興盛，就要回到隋唐佛教，而能夠代表隋唐佛教標誌，就是宗派佛教繁榮，在這個背景下，民國佛教呈現多種宗派復興情況，並且有代表性人物，如虛雲的禪宗，月霞等人的華嚴宗，弘一的律宗，王宏願與持松等人的密宗，歐陽竟無等的唯識宗，印光的淨土宗，諦閑的天臺宗等等。溥常法師緊趨時勢，提倡對華嚴教學一體化，同時又將禪與華嚴，以及與淨土圓融，走出了當代華嚴學新路，所以他對當代華嚴學研究是有地位的，他自己也對取得華嚴學成就感到滿意，認為一生“獨對華嚴解笑顏”。今天，我們在新世紀繼續提倡華嚴學研究，就是要沿著溥常法師思路，發揮華嚴思想圓融特點，圓融古今，圓融東西方，圓融教內外，最終創立新時代華嚴圓融一學，真正復興華嚴學。